过年的样子

□张存

怎样的场景，才是过年的样子。

大红的灯笼挂起来，大红的对联贴起来，大红的衣服穿起来。走在大街小巷，都是红的喜庆，这该是过年的样子吧。

也许是有了点年纪，对于年的记忆总停留在儿时，穿新衣、放鞭炮、拜年，压岁钱、香喷喷的醉鸡肉、热腾腾的炒年糕。这该是过年的样子吧。

我想在过年的时候，去一趟图书馆。读一本书，与自己的内心对话，与书中的人物唠嗑，无拘无束，无遮无拦，无牵无挂，无忧无虑，多好。生活的纷扰繁杂，全都了无踪迹，只剩下孤独寂静、空灵的自己，多好。

于是，我去了图书馆。大年初一的正午，风和日丽，暖阳如春。我就如赴一场说来就来的约会，轻松而惬意。

就在昨日，我过完了生日。我收到了满满的祝福，收到了从千里之外发来的朋友的微信红包，欣喜得无以言表。

就在这一刻，我想到了图书馆。我如此的渴望，过年的第一天，在那里。我是由了书认识了许多的朋友，又是由了书喜欢上了写作，也是由了书使我更加的纯粹和执著。我该是要去寻书香的，去寻那份沉寂的世界。在书中迎接我的新年，这该是过年的样子吧。

当我来到宁波图书馆时，见到如长龙般的人群，我好开心，这么多人，与我有着同样的喜好。他们将新年的第一天，给了书籍。或许，书籍才是慰藉浮躁最好的方式。

我领到了徐益波馆长赠送的《天一讲堂》。在这本书里，记载着来“天一讲堂”办过讲座的人的文字。我坐在二楼的阅览室的椅子上，将书摊开，读了几段金宇澄的文字。这位《繁花》的作者，我曾见过：微秃的脑袋，长脸，说话不疾不徐，杂着上海的方言，特别亲切。他十六岁就去插队了，父亲是老革命，参加过抗日。他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底层的劳动者，都是十六七岁时结交的，几十年都不曾断了联系，关系相处得很融洽。他虽然成了作家，但是没有忘记以前的岁月和相伴的朋友，可见是很重情谊的。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有如此多的受众，也和他的感恩有着密切关联。只要是群众喜欢的东西，就有强大的生命力，说得通俗些，就是喜闻乐见，就是接地气。

在图书馆，还偶遇了文友王祝芳。他1969年当兵，退休五年了，一直喜欢舞文弄墨，而且成绩斐然。在物欲横流的当下，能与诗书相伴、笔墨为友的，显得如此另类。他的这份坚持使我特别敬佩。

离开图书馆，我去鼓楼的“有一家”书店逛了逛。买了王永嘉的两本书。王老是早期西泠印社的会员，诗印俱佳。只是这两本书是在他过世后学生印的，并非正式出版，甚是可惜。我对于诗印懂之甚少，只想在读过之后，能写点文字，纪念一下这位被遗忘的老者，仅此而已。

另外一本《中国作家看宁波》，也买下了。主编杨东标和李建树，都是我认识的前辈作者。杨老师写过《柔石二十章》，又出了本《此心光明——王阳明传》的书，曾是宁波作协主席，书法也写得很好，行云流水，飘逸大气。李老师曾指导我创作报告文学。他得病后，我去医院探望，还赞扬我和环卫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创作精神，真是既感动又惭愧。他在宁波二院康复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现在又开始写作，令人高兴。

中国作家中，有我认识的、见过一面的肖复兴。他中等个子，头发梳得很整齐，我们在东钱湖畔散步，随便聊聊写作的事，一点也不拘谨。一晃，也有十年了。

我在地铁站看买来的书，看到喜欢的桥段，会心一笑。抬头时，见到车厢里的人，都是喜庆的样子。

过年的样子，说到底，就是喜庆。喜在心头，庆在人间。

冬夜漫步

□陈峰

忙碌的一天结束了，晚饭后我喜欢出去走走，有时和家人，有时和朋友，更多的是一个人。因我住的小区刚好直通火车站，所以我常常往火车站的方向走，路又宽又阔，走到一半再折回来，来回概有四五里地，脚不酸人不累，刚刚好。

散步，可以消食，更多的是放松心情，沉淀一下白天的一些物事，这时候最为悠闲自在，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也可以不想。走路的姿势也是如此，有时摆动双手阔步走，有时手缩在口袋里，有时倒步走，有时还会跑跳几步。走到动情处，自顾自地嫣然一笑，这便是独自散步的妙处了。

路旁是大片的荷花地和大片的葡萄林，此时枯枝败叶在土地里沉睡着，叫也叫不醒，却也可以想见夏天的盛景，大朵大朵的荷叶舒展，露珠在荷叶上滑来滑去地疯玩，成串成串的葡萄坠在枝叶间，吃在嘴里是浓得化不开的甜蜜。而极目远舒，望到尽头是连绵的青山，宛若睡着的各种动物，起伏迤逦。

冬天的夜晚，瑟瑟缩缩，昏黄的路灯令人无比温暖。冬天的夜晚是宁静的，虽然风是凛冽的，无孔不入，有点让人缩手缩脚，但走了一段路后，脚先热了起来，拿掉围巾，吹入怀里的风也柔和了许多，不再似先前那般刺骨的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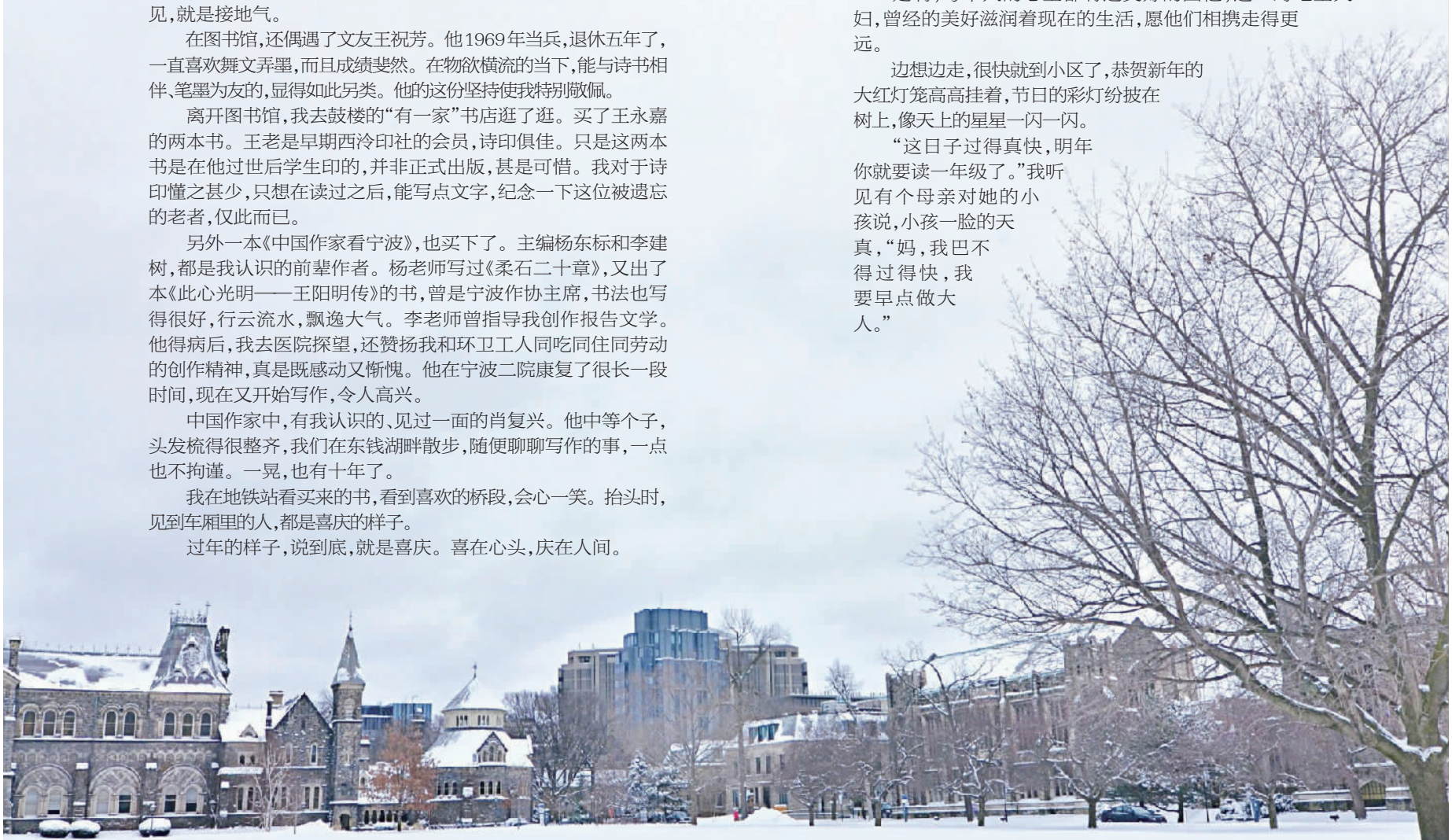
这几天可能是新年的缘故吧，空气中流动着新年的气息，远远近近总有一些人在放烟花，夺目璀璨，盛开如一朵朵硕大的菊花，把天空装点得如同白昼。这时候，我总会停下脚步出神地张望着天空，像小时候那个天真的自己，直至一切归于静寂。

走的次数多了，与几个经常散步的人相熟悉。每每碰到，点头含笑致意，最熟的要算一对同住小区的耄耋夫妇，老头子略歪头坐在轮椅上，老妇人推着轮椅轻手轻脚的。原来老头子患了帕金森病，手颤抖，说话口齿不清，旁人听不清他在说什么，老妇人心里明镜似的知道他的一言一行。老妇人最喜欢说他家老头子早先身体硬朗，挑着一百多斤米箩担还健步如飞呢，还有他家老头子开着手扶拖拉机把她娶回家，家务活全包。她乐得拣宝一样，现在换成她伺候他，她心里一百个愿意啊，把他当小孩似的哄着宠着。

是啊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过美好的回忆，这一对耄耋夫妇，曾经的美好滋润着现在的生活，愿他们相携走得更远。

边想边走，很快就到小区了，恭贺新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着，节日的彩灯纷披在树上，像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。

“这日子过得真快，明年你就要读一年级了。”我听见有个母亲对她的小孩说，小孩一脸的天真，“妈，我巴不得过得快，我要早点做大人。”



冬夜读书

□潘玉毅

冬夜是不宜读书的，因为天气太冷。坐在板凳或者椅子上，只消片刻工夫，寒意便缠满了手和脚，紧跟着全身都僵掉了，行止不便，连翻书也显得特别费劲，更不用说在纸上写字做笔记了。天冷的时候，我就愈发想念与书房遥遥相望的卧室，恨不得立马躺进被窝里，享受冬日最美好的事情——睡觉。

若是白日里天气晴好，妻子将被子拿出去在太阳底下晾晒过了，这温暖和舒适不免又要添上几分。而我可做的事情简单而美好，或者倚着，看一会电视，或者躺着，看一会天花板，或者什么都不看，将头埋进被子里呼呼大睡，都不失为一件乐事、美事，远胜过在书房里挨冻。真的，那幸福的滋味，就算用全世界最值钱的奇珍异宝来换，我都不换，相信这个世界上定然有许多人同我有一样的想法和感受。

换而言之，但凡冬夜里还能抛下热被窝，跑到书房里寒窗苦读的，对书的爱一定是真爱。寒冬之夜，连气温也经不住剔骨寒风的吹打，温度忽上忽下，漂浮不定，遑论其他。书房里关着门也关着窗，却依然隔不开外面的冷意袭来。此刻，外面有可能在刮风，也有可能在下雨，几只无家可归的猫犬正缩在屋檐下、草丛里取暖，还有几个晚归的住户脚步匆匆地往家里赶，间或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，更添夜的静寂。

相比于室外充满了想象的画面，书房里除了书和一个读书的人，什么都没有。然而，书房里又似乎什么都有，甚至比室外拥有的还要包罗万象。书中有古人，也有今人，有雨雪风霜，也有鸟兽虫鱼，有许多我们已知的，更有许多我们未知的。这么想着，脑海中突然出现两种声音互相博弈——一个声音试图说服我“冬夜不宜读书”，但同时有更多的声音反驳说“冬夜读书没什么不好”，渐渐地，后者占据了上风。

冬夜读书真的没什么不好。冬夜不似夏夜，酷热难耐，也不似春秋，熏熏然，困乏之意便涌上心头。甚至正因其寒冷，读书的人不太会走神，便能将注意力集中于掌上或者桌上的书本，对字里行间的意思有更通透的了解。因为冷，我们不会像寻常时候一样一直坐着不动，免不了要抖抖手、抖抖脚，起身站立，在斗室之中来回逡巡，这于身体健康不无裨益。而且夜里读书没有白昼的喧闹，想要写些感想的时候，也不会有人跑过来干扰你的思路。

若是遇着一个雪夜，这种读书的感觉就更好了。宋人周弼就是在某一个下雪天读书至深夜，写下了诗情画意的四句诗：“虚堂人静不闻更，独坐书床对夜灯。门外不知春雪霁，半峰残月一溪冰。”书读了一夜，待身上感觉到凉意时起身，忽然发现——雪落了一夜，不知何时竟停了。这种感觉，就好似你漫无目的地行了一路，与阔别的老友不期而遇，满心欢喜。

总第6457期 配图 韩凤平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社址/宁波市宁东路901号 广告部电话/87348429 发行咨询电话/87685669 87682340 定价/每月30元 零售/每份1元 邮发代号/31—84
印刷/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/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、胡力明律师 地址/光华路299弄研发园区C12四楼 电话/87298700 宁报集团职业道德投诉/87654321